

岁月沧桑周老嘴

□ 罗必鸿

周老嘴镇位于监利市北部,离城区约25公里。境内耕地肥沃,河湖港汉密布,是江汉平原上富庶的鱼米之乡,物阜年丰,人杰地灵。相传西荆河经周老嘴古镇之南迂回东流,使该地形状似嘴,曾有一姓周的老翁在此设渡,故称周老嘴。旧时,从这里坐船,东可以经洪湖到武汉,西可以由白鹭湖达沙市,水路十分便利。

周老嘴镇,始建于明,兴盛于清。古镇的老正街仍完整保留着明清时的街巷格局和古朴的建筑群。老正街呈东西向沿河分布,街长千余米,街宽三、四米,铺设青石路面。

街道两旁的房屋均为前后多进的砖木结构民宅,建筑布局为前铺后居,每幢房屋进与进之间有天井和厢房,房与房用木板和木隔板相隔。屋顶上是清一色的小青瓦,山墙上翘耸着形态各异的雕梁。临街的门窗,图案精美,但早已褪去了红漆,在斑驳中显现出岁月的沧桑。

周老嘴镇在清末和民国时期,商贸云集,游人如织,有小汉口之称。我小时候,古老的小镇还是非常繁华。老正街上店铺林立,有百货店、布匹店、副食店,还有裁缝铺、理发店、酒馆、茶馆。街上的行人比肩接踵,每个店铺都很热闹。印象最深的还是几家茶馆,几把茶壶在火炉上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,一群老大爷坐在八仙桌旁,悠闲地品茶,握着烟杆叭嗒叭地抽着旱烟,聊着古往今来的国事、家事。我的叔祖父就是茶馆里的常客。

老正街的南面,称前街,是沿河的集市。天刚亮,集市就喧嚣起来。买菜的、买菜的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而交易要由菜行统一操办。前街的西边是牲畜交易市场,吆喝声此起彼伏,偶尔还传来响亮的驴叫声。整个集市一直闹腾到太阳当头,才慢慢安静下来。老正街的正南面为后街,以前是一条通往外地的公路,从早到晚,不时有马车、拖拉机、卡车在镇上停留。

每到端午节,古镇就会沸腾起来。四里八乡的人们到镇上赶集,看龙舟比赛。河两边彩旗招展,人山人海,附近的每个村都会派上一两条龙舟参赛。只见河面上鼓声阵阵,一排排船桨翻起层层波浪,一艘艘彩色的龙舟你追我赶地冲过大桥。看比赛的人都为自己村的龙舟或熟悉的人加油。有一年,我和几个同学到镇上看龙舟赛,很快就看到了我们村的龙舟,不一会看到舅父在划船,后来在另一条龙舟上又看到了姑父,我便不停地扯起嗓子喊。回家的路上,才觉得嗓子都哑了。

到了过年,又是小镇异常热闹的时候。年前,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镇上办年货。大年初一刚过,就有一队接一队彩色的龙威风凛凛地从街头舞到街尾,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便炸响了整条街。

如今,周老嘴镇的中心移到了北面的新街上,古镇的老正街沉寂下来。漫步在老正街上,只见街两边的墙面上挂着一块块革命根据地的旧址招牌,它们在默默地告诉人们,这里曾经是湘鄂西革命根

据地的首府。现在,根据地的旧址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周老嘴镇成为全国百处“红色旅游”经典景区、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周老嘴镇是贺龙、周逸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首府,是湘鄂西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文化中心,湘鄂西省和红二军团的重要机关都设在此地。1930年9月,邓中夏、贺龙在周老嘴主持召开红二军团全委扩大会议。1931年,在周老嘴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。1932年1月,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党代会也在周老嘴召开。后来,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、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,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。

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,周老嘴镇也一直是监利县首脑机关所在地,广大军民在这块红色的土地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。解放前,我父亲罗寿世是周老三区武工队的队长,他和战友们也曾周老嘴一带出生入死地战斗过。

周老嘴镇现存革命旧址48处,主要有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、湘鄂西省委、省苏维埃政府、省军委、红二军团总指挥部、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学校二分校、红二军军部、政治保卫局等旧址和湘鄂西第三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会址,还有段德昌、夏曦、贺龙、周逸群等人的旧居。很难想象到,这条小小的街道,曾经有过“家家驻红军、户户设机关”的辉煌历史。

老正街96号,是“周老嘴革命历史纪念馆”。徐向前元帅题写的“青史永垂”四个大字,在正厅上熠熠生辉。墙上悬挂着贺龙、周逸群、段德昌、邓中夏、关向应、柳直荀、许光达等领导人的照片。陈列柜里,有老一辈革命家使用过的布告、印章及马灯、草鞋,还有湘鄂西省政府发行的纸币、铜币、银币、邮票。在枪架上,摆放着红军使用过的梭标、大刀、枪支、土炮。遥想峥嵘岁月,我仿佛听到嘹亮的军号声,看到硝烟弥漫的战场,红军将士挥舞着大刀、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的情景。

从纪念馆出来,我拜谒了柳直荀烈士陵园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石碑上镌刻着的毛泽东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:“我失骄杨君失柳,杨柳轻飘直上重霄九。”这首词,抒发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开慧烈士和柳直荀烈士的怀念之情。广场中央,苍松翠柏簇拥着高大挺拔的柳直荀烈士雕像。柳直荀历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、中央军委特派员、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、红三军政治部主任、湘鄂西临时特委书记。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,柳直荀和贺龙等同志率领部队打过许多胜仗,为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在老正街的东头,有一所学校,挂着逸群小学的校牌,院墙上还有一个旧址牌匾“列宁小学”。这所学校曾经也叫周老中学,我在周老中学读了两年多的初中,初中毕业后到外地读高中,从此就离开了家乡。

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⑬

立秋:一凉欢喜万人心

□ 张卫平

乳鸦啼散玉屏空,一枕新凉一扇风。
睡起秋声无觅处,满阶梧叶月明中。

秋天来了!在人们的印象中,秋天的标志大抵上就是梧桐树叶在秋风中飘舞,大地一片金黄。南宋诗人刘翰的绝句《立秋》,从秋风习习的“一枕新凉”入手,最终落脚到“月明中”那“满阶梧叶”的意境之中,细致入微地写出了诗人在夏秋交替寻找秋天朦胧景象的感受。

古代《历书》曰:“斗指西南,维为立秋,阴意出地,始杀万物。按秋训示,谷熟也。”立秋,是秋季第一个节气,也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。元代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立字解集春。秋,季也,物于此而敛也。”秋天,带着肃杀之气,随着场场秋雨款款而来,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拉开帷幕,也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。对此,气象专家的解读是,从这一天开始,就是古代天文学上的秋天了。秋天,既是天气转凉的季节,也是万物收敛聚集的季节,更是农业大丰收的季节。所以,《说文解字》里说:“秋,禾穀熟也。”《尔雅·释天》里也说,“秋为收成”“秋为昊天”“秋为白藏”了。可见,秋天是百谷成熟的季节。近年来,各地也常在立秋后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丰收节。

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,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吟秋的名句。不过,我却认为,宋人史铸的“露从今夜白,菊是去年黄”的诗句,更加切合秋景。其实,立秋“三候”中,一候凉风至,二候白露生,三候寒蝉鸣。刘翰《立秋》中的“一枕新凉一扇风”,与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中的“露从今夜白”,描写的就是“三候”中的前两候。毫无疑问,“白”是秋之标志,而秋雨带来的“寒凉”,则抑制了蝉的鸣叫,大自然更替所带来的景象,让诗人笔下的秋景展现出别样的精彩。

立秋,是古时“四时八节”之一。早在周代,官方就将迎祭活动作为重要的国家礼制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,“立秋之日,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,以迎秋于西郊。”从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的记载来看,汉代也承继此俗,天子在“立秋之日,迎秋于西郊,祭白帝尊,车旗服饰皆白,歌《西征》《入舞》《育命》之舞。并有天子入圆射牲,以荐宗庙之礼,名曰顺划。杀兽以祭,表示秋来扬武之意。”而《梦梁录》里的记载则比较有趣了,宋代立秋之日,皇宫里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移入宫殿内,待到立秋时辰到时,太史官便朗声高奏:“秋来了!”此时,盆栽的梧桐树会应声掉落几片叶子,以寓报秋之意。同时,民间也有祭祀土地神,庆祝丰收的习俗。民国《首都志》中说,“立秋前一日,食西瓜,谓之啃秋”。在江汉平原,历来就有立秋日多吃西瓜防秋燥的“啃秋”习俗。



甘泉井

江津风物

苦竹甘泉,位于松滋街河市镇西,与月岭残阳、灵济晓钟、莱洲霁月、江亭晚酌、一柱蓬莱、剑峰丹鼎、栖云龙窟共称“松滋古八景”。

过去,这里有座古寺。寺前一泓清泉,长涌不息,水味甘冽异常,谓之甘泉。泉畔几簇修竹,节生五枝,四时常绿不凋,名曰苦竹。竹影扶疏,若丹青泼墨于纸;泉水澄澈,犹宝鉴镶嵌于地。古寺重檐欲飞,高塔直耸入云。四野施主香客,尽皆流连忘返;八方文人士游士,莫不题咏赞绝。

相传北宋绍圣年间(1094年—1098年),黄庭坚谪贬黔州途经松滋,曾借寓此寺。膜拜之时,见香炉中倒插一笔,近前细观,竟是其昔日在蜀中虾蟆碚坠入葵花井中之物。因问通慧长老“此笔从何而至”,长老云“疏浚甘泉井所得”。黄庭坚述其缘由,长老取笔奉上。黄庭坚接过笔来,信手插入井畔湿润之地,不料此笔顷刻泛青,不过半个时辰,竟长出几棵芽来,几日后便笋干森然,枝繁叶茂。此竹独具一格,节生五枝,若蛟龙现爪,移植他处,则枯败凋零,全不似楠、桂、金、水诸竹。因其种以三寸之管,辗转于黄泉之下,流徙至千里之遥,自蜀入楚,甘苦备尝,乡人皆称之为“苦竹”。通慧长老为酬敬神灵功德,乃游方化缘,重修寺院,命名曰“苦竹寺”。时隔五载,黄庭坚遇赦归来,再经街河市,但见此处寺宇轩昂,疏竹摇曳,佳木葱茏,景象大非从前,想自己几载备受坎坷,不禁感慨万端,遂题七律一首:“云生草履踏苔鞋,双手摩挲醉眼开。竹苦鸣柯招野趣,泉甘濡笔写诗才。梵声高处群鸡唱,塔影空中落雁回。通慧老僧能识我,当年山谷此重来!”

黄山谷题此诗后200余年,苦竹寺旁诞生一位名士,就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帷幄重臣傅琳。傅琳先从陈友谅起事,后随朱元璋为官。朱元璋称吴王、登皇位时,被拜为中书省参知政事。傅琳拜相以后,曾在故里营建府第。传说其常以后园之竹为骑,朝赴京城理政,暮投府中安宿,两地千里,瞬息即至。后退官还乡,卒于桑梓。苦竹寺旁出了这样一位大官,所处平仄便被称作“官坪”,其名相沿至今。

苦竹甘泉,不独地灵人杰,惹人梦萦魂牵,更以革命胜迹令人心驰神往。1928年2月中旬,一位剪齐耳短发的妙龄少女,脚踏早春残雪,从江陵来到这里。此时,这里已由本地进步人士雷鸣泽办起一所“向上学校”。从此,“向上学校”的讲台上,多了一位年轻端庄的女教员;这一带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,多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女同志。她坚实的足迹印在乡间小道,她悦耳的声音响在农家草房。她和她的同志们一道,夜以继日,舍生忘死,用满腔赤诚唤醒民众,把革命火种播在山乡。2月下旬的一天夜晚,苦竹寺里,灯火如豆,一个庄严的决定在这里宣布:中国共产党松滋县委员会正式成立!于是,这块涌甘泉生苦竹的土地,作为松滋人民革命纪念馆地载入松滋现代史册;这位年轻女教员的名字——黄杰,便作为松滋第一任县委书记留在松滋人民心中。

松滋县委成立以后,即在这古刹之中运筹帷幄,指挥全县革命斗争,一个月內,发展党员300余名,建立支部20多个。苦竹甘泉的星星之火,在松滋大地燃成燎原之势。两年以后的1930年夏,贺龙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从湘鄂边革命根据地,多次召开群众大会,号召穷苦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,“地方团勇,不战而逃,城内驻军,偃旗息鼓”。

苦竹甘泉东边不远处的一棵白果树,因贺龙军长在树上拴过战马,后来被人们称为“红军树”。白果树下一位名叫李文清的青年,因听贺龙军长演讲参加红军,后随军南征北战,屡建奇功。1955年,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。

如今的苦竹甘泉,环抱着街河市中学校园之中,遗古风,焕新颜,更具风采。古时塔楼寺宇,几经毁圮,现仅存后殿。进得殿来,但见左右雕窗如画,前后拱门似月,院内几丛苦竹,枝舒龙爪,苍劲胜前。出后门百余步,便是甘泉井,泉水甘冽如故,井台整修一新。一座仿古六角亭傍井而矗,李文清将军手书“甘泉亭”三个大字镌刻其上。苦竹园与甘泉亭之间的草坪上,一座纪念碑卓然玉立,上刻黄杰娟端淑丽的题字:“向上学校旧址”。碑顶一柄火炬,飘飘欲燃,下衬绿树翠竹,上映碧云蓝天,灼灼透红,熠熠闪光!

红色记忆

荆州籍开国将军⑦

少将樊燮祥(1908年—1995年),湖北公安人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任红3军9师政治部文印股股长,红3军9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,红3军9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,红3军司令部参谋,红2方面军司令部2科代理科长。参加了长征。抗日战争时期,任八路军120师师部秘书主任,120师358旅714团参谋长,晋绥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,晋绥军区3军分区参谋长,晋绥军区独立3旅参谋长。解放战争时期,任绥蒙军区参谋长,绥蒙军区独立11旅旅长,第一野战军8军23师师长,华北军区独立22师师长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军训处处长,军事学院学员,中央军委防空军副参谋长,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,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校长,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,通信兵部副主任。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、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,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。1995年9月24日在北京逝世。